

把爱情弄丢了

范小建通过微信约好的姑娘和他定的见面地点是一家湘菜餐馆,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辣椒和鱼腥以及其他海鲜混合的怪味。范小建找到这家店面的时候那姑娘已经到了,而且菜都已经点好了,远远无声的向他招手。范小建坐下不久就发现这个有点漂亮更充满笑点的姑娘。这姑娘毕业才一年,糊里糊涂地在一家公司做了一年的前台,据她自己说一年了都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有一天冷不丁意识到这点,吓了一跳,于是决定找个能弄明白干啥的工作,可跳了几次槽都无果就又回到原来单位继续站前台。这个姑娘说话总在糊涂与明白之间徘徊,颇有无厘头风格,极具搞笑天赋。范小建心想:她干吗不去学滑稽戏呢。

范小建刚坐下还没吃几口,这姑娘就直入主题了,搞得跟八分钟相类似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在范小建点头应许后姑娘就问开了,“你有房子有车子吗?”这话问得简单直接,却很伤范小建的自尊,原因是这两样东西他目前连一样都还没有。“正在努力,我想很快就会有的。”范小建这手叫太极绵延掌,佯装接招实则出招,他的个人独创,阴损至极。“那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现在的工资是多少?”姑娘见招拆招,避重就轻。

“刚换的新单位,不高,也就3000多!”范小建移花接木,故意加了个概数的形容词,多!“你说的3000多,究竟是多少啊?1块也是多,999块也是多。”“3000多……点。”这一次,范小建不温不火,以柔克刚,他又多加了个字,点!“你在开玩笑吧?这样的工资那要努力到什么时候才能有套房子啊?”姑娘一听范小建的工资可能连月供都不够时,明显不高兴了。面对如此情形,范小建倒是及时扭转乾坤。他突然来了一句:“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姑娘点头示意后,范小建发问:“能否告诉我,你是处女吗?”他这话出惊人,给小姑娘来了个猝不及防,立即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一招众所周知的乾坤大挪移,及时挽回了范小建几欲被击得粉碎的自尊心。姑娘停顿了一下赶紧争辩:“这个……都什么年代了,你思想还那么封建啊?”

“其实倒也不是我封建,是你刚才提醒了我,我突然想到另外的问题,就顺口问问。”“想到了什么问题?”“我是在想,你看这房子我现在虽然没有,可不久的将来说不定就有了。但是你那个东西一旦今天没了,明天再怎么努力估计也补不回来了。当然了……”范小建话还没说完,姑娘就愣了。范小建本打算说“当然了,现在医学先进,修复是可以的,但本质还是有区别的。”一看姑娘衰退下去的表情便省略了这句,直接乘胜追击:“所以说,房子和车子那都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和身上之物相比,那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在范小建的唯物理论下,姑娘闭口不再提房子车子的事。

这顿饭也因为一套房子和一张膜的争论而匆匆收场。从餐厅里走出来,两人商量去哪里,经过一番协商,最终决定去上海歌城。范小建跟在姑娘的后面,看着这个充满吸引力的姑娘在前面东张西望,叽叽喳喳,范小建心里痒痒的。在歌城里,服务员带他们在里面转弯,踩在灯光倒打上来的玻璃地面上,听着或大或小的歌声,有些梦幻的感觉。范小建也因此忘了记恨这个姑娘在一小时前还嫌弃他没房没车的事,最后带着她走进一个小包间。

时间倒回三个小时之前,陈大力和范小建一起出的公司办公大楼。他们约定好,霓虹灯亮起前,他们将同时开始自己的“猎艳计划”,赌约也很简单,顺利完成计划者可享受对方一个礼拜的早餐服务。一瓶“香格里拉”一滴不剩地下肚,此刻,酒吧里五颜六色的灯光开始旋转,晶莹剔透的酒杯开始旋转,妖艳的身体开始旋转,陈大力的世界也开始跟着旋转……陈大力努力地让自己镇静,他用手掌猛烈地敲打了几下搁在肩膀上的脑袋,丝丝的阵痛提醒他,分明是这个世界的霓虹散发的缤纷绚烂。

他恍恍惚惚掏出电话,映着霓虹的灯光,翻出了范小建的手机号。“贱人,见到你的姑娘了吗?”陈大力一边说话一边习惯性地吧已经空了的酒杯放在嘴边喝了一下。“你说呢?我出马从来不放空。鱼早都出水了,就差解钩下锅了。”电话那边传来范小建欣喜的声音。高楼林立,灯火阑珊的都市丛林中,灯红酒绿,人声嘈杂。在这个繁华都市的迷离夜色下,两个吊丝早已静蛻去了白天工作时的敏锐清醒,带着迷醉带着心伤静静地投入到了这场带着赌约的猎艳计划中。其实在他们眼里,这场赌约的输赢早已经不是一个礼拜早餐那么简单,已上升到了关乎男人尊严的问题,准确地说是在关乎吊丝尊严的问题。

范小建用心打量了一下面前的这个姑娘,身材修长,肤色白皙。她已经微醉,虽然身体坐在沙发上,但头已经不听活地靠在范小建的肩上。范小建的手已经娴熟地走在姑娘上半身突起的他可以在公众允许的情况下触及的任何地方。姑娘的呼吸其实已经不太均匀,但还是强装着镇静。这种出自心灵深处却刻意压抑着的悸动更是助长了范小建接下来肆意挑逗的火焰,他的手已经放宽了游走的范围。

在陈大力挂完电话刚准备起身的三十秒内,一个妖艳的女子进入了他已经旋转多时的视域。他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见这位美女在搅拌一杯不加糖的咖啡。按照范小建给陈大力传授的泡夜店的经验,如果走过去,那位美女把一旁的糖包撕开倒入咖啡,则表示对他感兴趣。陈大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实践了一下范小建传授的经验,果不其然,成功地与这名美丽的女人搭讪。接下来两人便很快将话题说到男女生理需求的问题上。那女的说:“随着剩男剩女增多,近些年来单身男女青年性生活观念也随之开放,据说某品牌的保险套做过一个调查,中国人均的性伴侣在19.7个左右,高出发达国家许多。”听到这则似新闻非新闻让人匪夷所思的数据传过来,陈大力不过耸肩一笑。心想:她这不就是在暗示我吗?

京漂男的快乐生活



文图无关

这是一部发生在当代钢筋混凝土的都市丛林里纯粹的原生态生活小说,也是一部大龄青年情感突围的工具书。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间男女青年的情感和生活动感。在特立独行和特殊压力的背后,非一般的情感需求正在悄悄地入侵他们的生活,他们在无力改变其生活环境的情况下,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城市梦想。

再见,再也不要见

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的这一幕。此刻,这女的更是反被动为主动,她的手指娴熟地在陈大力身上游走,陈大力似乎在这一刻也很乐意将一切束缚摆脱掉。他好不容易从地上翻出外套,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小东西,刚要放进嘴里准备用牙撕开,却被怀里妩媚的女子伸手一把拽住。“让我看看,这是什么?”她眯缝着眼睛,低头用嘴唇夹住那枚小东西,带着挑逗的神色,慢慢地从陈大力的唇齿间拽了出来。这时,一袭细肩带的红裙已经褪到腰际。

“拜托,大姐,大家都是成年人,这样普通的生活用品你都不知道吗?”陈大力差点翻了个白眼,在心中暗暗咒骂了一声,这才压抑着欲望用低沉的嗓音说道:“是一种让大家寻找快乐的时候都没有后顾之忱的小小道具,这么惊讶干什么?”“废话,我当然知道!”女人撩开裙摆,正当陈大力以为可以尽享养眼风景之时,殊不知突然被一记无影美腿将他踢下了床。美女原本妩媚的神情突然也变得狰狞起来,她把红裙一翻,轻巧地穿戴整齐。此刻的情形变成了陈大力这个可怜兮兮的男人只穿着内裤和袜子被一脚踹在床底下,被地板撞到尾骨而嘶嘶乱叫。

“初次猎艳,居然搞得如此狼狽,这究竟是为什么……”陈大力真是欲哭无泪,他无意中望了一眼宾馆墙上挂着的日历,翻开的那一页上面似乎就写着四个黑色的大字:诸事不宜。就在陈大力还沉浸在一片痛苦之中的时候,站在床上的那个红衣女风情万种地走了下来,不偏不歪刚好一脚踩在他要命的部位上。这一脚下去几乎将陈大力的心脏都要痛出来。他不明白的是,他究竟哪里惹到了她?原本很美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支保险套情节居然急转直下。那女的眯缝着眼睛,从自己的手提袋里拿出一支保险套,握着一个角在陈大力的脸上轻轻地拍打着,然后用很认真又很矫情的语气说:“我最讨厌自带保险套的男人了!”陈大力的那一枚已经被她丢进了垃圾桶,换成了另一枚,又重新回到了陈大力雪白的牙齿中间。

陈大力缓缓地站起来,被再次拉回床上,眼前飘过一抹红色的影子。“搞什么……做个爱而已,还挑剔使用谁的道具!”陈大力心里嘀咕着,面色尴尬,却还是用力将唇齿间那枚新放进去还未拆封的保险套拉扯开……然而接下来的整个过程,这个女的非常主动,陈大力基本没上什么手段就结束了整场战斗。一场在脑海里经过了无数次推演,精心彩排出来的演出,结果在实战中因为对手有意迎合而放水提前结束,可这对于主导战事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

陈大力晕乎乎爬起来,看着眼前这个女人满脸愉悦的表情,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原因很简单,其一是他倒觉得自己是被这个女人给糟蹋了,充满了挫败感。其二是这个女人的胸太大,躺在怀里的时候陈大力好几次都感觉有种似乎被陷在里面的感觉,每一次挣扎着起伏的时候,他的眼前都会冒黑星星。虽说陈大力此前谈了那么多次恋爱,可他却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胸,因此他开始怀疑自己总不

会是晕胸吧!

从房间出来下电梯的时候,陈大力就已经完全忘了刚才还有一个女人陪他缠绵的事。他一个人先下了电梯,把那个女人远远地留在身后。出了电梯,陈大力就径直地往前台退房卡取钱。那个女人还在电梯口傻傻地等着。这只是个猎艳计划,跟此前谈恋爱不一样,这样的男女交集是没有感情可言的,大家都只是逢场作戏,而且这戏演得好与不好都没有人去考究,因为观众就是自己。

从宾馆里出来,陈大力又一次穿行在十字路口红绿灯下的斑马线上。每当踏上斑马线的这个时候,他都会想起自己深爱的初恋陆雅宁。从前和陆雅宁在一起的时候,他俩过马路都会互相挽着对方的胳膊。可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如果不是刚才和那个陌生的女人发生了关系,也许他现在还不至于感觉到透骨的孤独。自从陆雅宁离开他之后,每一次过马路陈大力心里都会幻想一个场景,但一直没能实现。在此刻,他居然出奇地渴望,渴望能够有个醉驾的司机趁他不备的时候开一辆漂亮的轿车从侧面飞速而来,把自己带起来在空中画个完美的血色弧线,然后抛出去,越远越好,最好永远没人再能见到自己。

就在这时,陈大力的电话响了,是范小建打来询问战况的,又或者是向他显摆自己战绩的,至少在这一刻陈大力是理解为后者的。“哥们,不好意思,估计你要请我吃一星期早餐了,我真对不起你啊!我应该自残以绝后患。你知道吗,居然马上就要完成计划了,效率高让你望尘莫及,你就原谅我好吧?”范小建越说越来劲,炫个不停,但他哪里知道人家陈大力已经圆满完成任务,凯旋而归,人都已经在大街上了。“兄弟,看来你是高兴得太早了。恐怕不好意思的人是我啊,因为要你请一个星期早餐,说实话我有点不忍。可天公不作美,竟然让我先完成任务。当然了,也许你还不能接受这是个事实,没关系,有照片为证,要是不急的话明天上班给你欣赏。”见那边范小建没什么反应,陈大力赶紧补充道,“不信你听,我都在大街上了,你听,汽车声。哥哥,这次还真让你失望了。”“不是吧!大力,你还真让我刮目相看,这速度我也算是输得心服口服!”陈大力听得出来,因为这个意外的结果,电话里的范小建虽然口上说着服,但总有些许掩饰不住的失落,听筒里隐隐约约传来鬼哭狼嚎般的歌声证明他还没离开歌厅。

挂完电话继续溜达在马路上,陈大力心潮澎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用的事实证明自己并不比范小建差。自从陆雅宁离开后,后来他谈了那么多女朋友都没有一次实质性的进展,这次跟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居然就这么容易地实现了。这又让陈大力感觉到无际的失落。现在看来,那些在白天伪装得无比高贵的女人,在灯红酒绿的夜色下居然这么轻易就能被征服,这让他不得不又想起范小建一直和他所说的那句口头禅:在生理需求的面前,无论多么高贵身份的人都会变成俗得只懂得呻吟的动物。想到这里,陈大力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从零开始

对于一个曾经只能靠在沙发上一边吃康师傅“香菇炖鸡面”一边抽10元劣质香烟,大半晚上还在看着《非诚勿扰》,耳朵还要听《法海不懂爱》的范小建来说,此时此刻的单身处境绝不是自私的选择,而是比和错的人在一起更明智的选择。已经对着电脑写了一早上案子的范小建,除了来回扭头和瞪大眼睛鄙视陈大力外,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动不动,甚至连一口水也没喝。直到现在才发现脖子生疼,于是起身活动,以借机舒缓一下筋骨。

范小建现在做梦都想当个有钱的人,尤其目睹了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舟曲泥石流和雅安地震这些社会性的灾难后,他真是从心底里羡慕有钱人,因为他发现每每社会出现危难的时候,那些有钱人可以做的事情太多,因为有钱,有车,他们可以亲临灾区帮助救援,甚至自己的公司有专业工程车辆和设备开到一线去帮忙。在范小建看来,这样的关键时刻自己没能力是件很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情。他发现“在电视里关心灾区救援也是责任!”“有这心意就好”这样的话已经完全不够宽慰自己,更不够帮助别人,所以他心里很不舒服。因此对于拥有很多钱然后作个伟大的人这件事情,范小建现在是打盹都渴望的,可是这只能想想。就当前的状况来说他不是伟人也成不了伟人,或许最现实的还是该本本分分地早出晚归,上班下班,先把水电费交齐,把房租还上,如果可能的话再腾出一些钱去酒吧,这样才有可能缩短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悬殊。

随着交房租的日子一天天逼近之后,范小建中午就再也不回宿舍吃饭了,即使晚上下班也是在外边待到很晚估摸着房东睡觉之后才回家。对范小建来说,他的生活也像女生的大姨妈造访一样,每个月总有这样心烦意乱的几天,必须盯着夜色环城呼吸污浊的空气,顺便躲躲房东。在穿衣上,范小建更是沦落成了一个有品位没生活的人,前几天刚刚从服装批发市场入手的一件李宁的名牌外套,回家后发现背后还印着耐克的大图标。不过花一件衣服的钱能穿出多个品牌的效应也算是个令人羡慕的创举。在这样的生活压力下,范小建早就放弃了自己买房的念头。因为他拿着计算器很精确地计算过,按照他现在的收入,干到死,一分钱不花,才能买得起所居住城市偏于市中心十公里以外的一居室的1/7个厨房。当然他也想过,如果非要买,他更愿意选择买1/4个厕所,这样最起码就能拥有自己的专用马桶,不用天天为了争上厕所还要提前半小时起床,眯着双眼蹲在厕所门口排队,连瞌睡都给耽误了。

一连几天中午都吃泡面,范小建决定改善一下生活。晚上下班后,他沿路一直朝有烤鸭店的地方走,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只要走过的烤鸭店足够多,闹得油烟足够浓,保证一个月内不会再惦念烤鸭。范小建在经受了无数鸭店的考验,坚决地抵制了鸭的诱惑。但意外的是在走过一家驴肉火烧店的时候防线却意外失守,最终没经住驴的召唤,留下来吃了碗酱香嫩驴青椒堡,配香浓小杂汤。当然你要说是驴肉火烧加驴杂汤也行,这样更亲民一些。

在连续大半个月清汤寡水方便面的陪伴之后突然啃上一嘴驴骨头,那心情绝对是舒畅的。当然接下来的活动无非还是在月黑风高之下拖着疲惫的身躯狠狠地压马路。压到最后无聊至极汗流浹背,范小建亲亲热热地陪自己走进了商场。要不是走了太多的路出了太多的汗进去吹空调乘凉,范小建根本不会进这么高消费的商场。范小建在一楼围着中央空调漫无目的地晃悠的时候,看见了专柜里成列的N多护肤品,而且第一次意识到男士和女士的几乎一样多,随便扫了一眼男士小瓶洗面奶的售价就有几百上千的,简直比他的脸还值钱,看着就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他从内心更加坚定了“这些化学品是去毒害那些高富帅的”想法。

回家的路上车很多,动不动就三三两两地挤在步行的范小建身后,还一连一声地鸣笛,这让他烦躁不堪。被逼无奈之下,范小建临时产生了想拥有一辆宝马车的奋斗目标。可这个奋斗目标坚持了仅仅十多分钟就被有意思的现实给无情地撕毁。整个撕毁过程是这样的:范小建在走过一个路口时,决定去超市买卫生纸。这个时候他看见一个长得跟某超女一样的男性富二代开车被堵。可等他买了卫生纸从超市出来的时候,那“妹子”还在原地一动不动。范小建心里那个痛快啊,简直就跟抗日剧中八路军杀鬼子一样。范小建这心态算不算仇富暂且不予讨论,但那“妹子”酒驾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交警把他按住了。

范小建边走边自言自语道:“你说你们这些人,长得中性也就算了,成天哪来的那么多酒喝?不开车喝,开车也喝。每天又这么堵,又限号又摇号的,怎么每天新上路的车还那么多,真搞不懂都是怎么想的,有种咱选个目的地比赛,你们开车,我就坐地铁,我肯定比你们快。”

压马路压久了,此刻范小建左腿的旧伤复发了,有点疼。范小建左腿这伤,还是去年春节时在那场冲锋陷阵的回家战役中留下来的,其实自从出来混的这些岁月每年都有这么一场硬仗要打。在“人山人海,枪林弹雨”中早就百炼成钢的范小建,一直仗着积累了许多年挤车经验的资本行走江湖,但去年他轻敌了。本以为当时从车窗跳下没问题,哪知一不小心被一女的踩住后脚跟来了个狗吃屎,小腿被震得骨开裂。话又说回来,在江湖上漂久了,哪能没点儿旧伤,好在有了这次血的教训之后,范小建成长了,他也懂得了一个道理,再简单的事情都不能掉以轻心。他心想,今年的春运大战,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节选自《京漂男的快乐生活》
张旗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